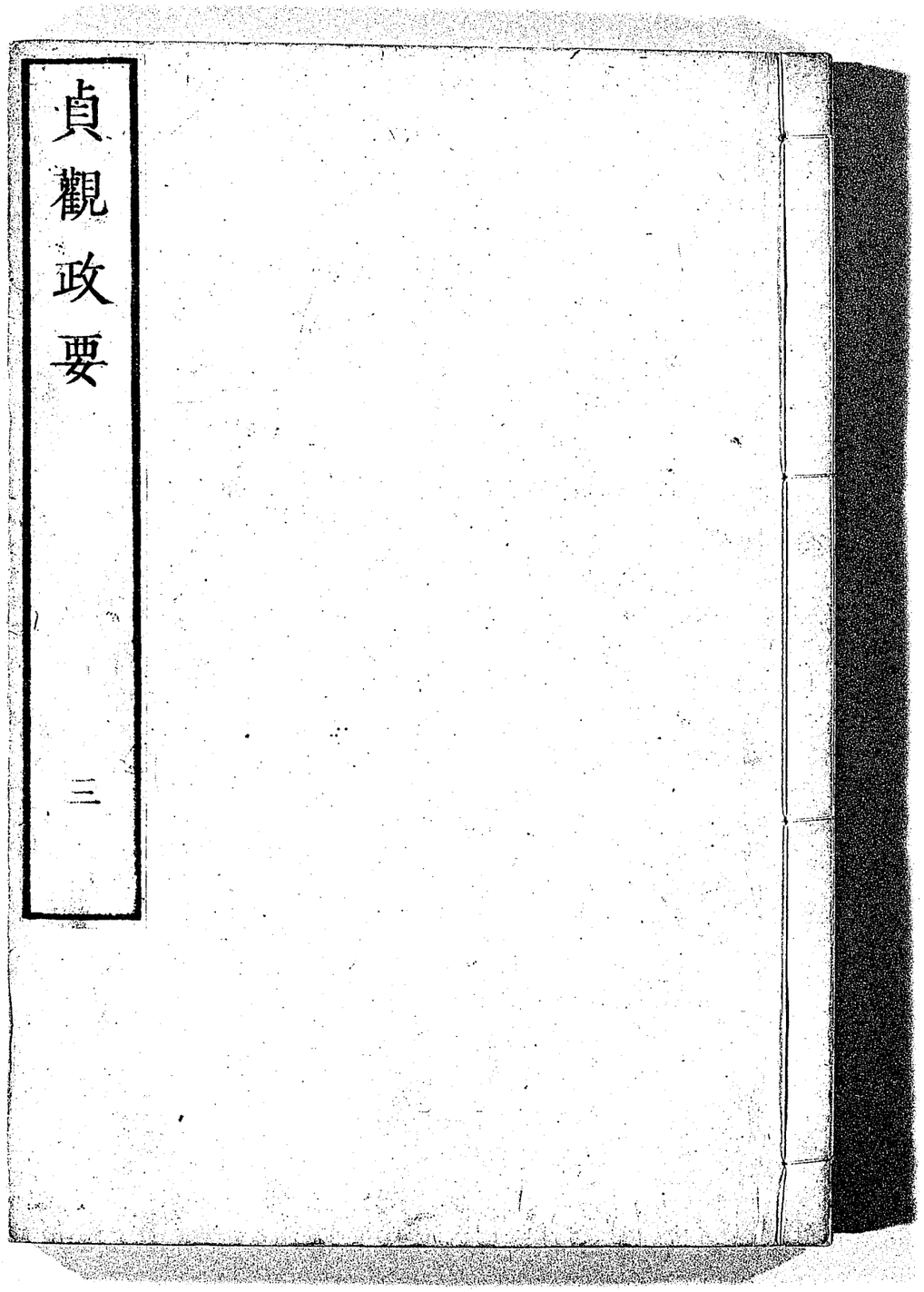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貞觀政要卷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論封建八

論擇官七

君臣鑒戒第六凡七章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亾、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于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亾、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明治十年 月 日
部 号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常清本作警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愼、無爲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爲戒而欲其臣以虞世基爲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帝爲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以爲吾身計也、君臣各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爲吾身計也、則炎涼寒煥、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曾音層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字、士澄、名、爲隋將、以魏郡降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竝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之貳職張元濟惻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留、遷延也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竝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二舊本作三者誤清本正之下文作二

貞觀政要　卷三　鑒戒

今清本作令

論清本作言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圖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皐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爲戒欲羣臣以世基爲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爲用史臣以此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

積功累德清本作積德累功

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去聲）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爲善者福祚延長爲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顏閔匹夫也（顏閔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爲鑒戒常恐不逮爲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去聲）怠者移宅乃怠其妻孔子曰又有好怠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名）乃怠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爲慮庶免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言上當有脫字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爲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爲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爲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爲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大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爲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謇音蹇、言也

廣韻蹇正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　惡聞正諫、惡烏去聲　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　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王如意、或謂呂后曰、君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后劫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爲太子請、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伏　況陛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卽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卽帝位、至是十有五年
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　齊君、名、小白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　三人皆齊相　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爲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人也　叔牙奉觴而起曰、奉音捧　願公無忘出莒時、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爲之傅　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
管仲讎也、請得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迎受之、及堂阜而脫桎梏、使甯戚
甯戚嘗侯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
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
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爲相　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按通鑑、十二年、高昌王麴
文泰、遏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
焉者、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
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
爲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
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徽戒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
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諆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爲人上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禮云、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高清本作重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隳、虞書皐陶賡歌之辭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爲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凰之墟、轙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爲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頊氏之亾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爲滅亾之虜乎、（滕音胤、垓音該、伊、姓、尹、字也、伊尹名）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滕、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亾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艮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爲奴、武王卽位、訪之箕子、爲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了思、孔子之孫、名伋、爲舊君反服、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亾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亾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而見納、終身不仏、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仏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爲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仏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去聲、後同爲社稷仏、則仏之、若爲己死、爲己仏、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冀土今孟子作土芥

君視臣如冀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去聲、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爲人主者、爲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爲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去聲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爲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若憎而不知篇之辭

寔清本作實字書或爲同字

其善則爲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爲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湯武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

亦所之所清本作可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國之常也、爲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僞成俗、矯僞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爲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

各古寫本作各理當然

每官下古寫本有有闕責其取人或言所知則以爲私意之十

五字文義始明

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爲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爲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

不可下古寫本有信者二字文

23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爲
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幷合、寄同魚水、若
君爲堯舜、臣爲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
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
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
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
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上聲）

幷合清本作合幷

理當然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獻舊本誤作鰲清本唐鑑皆作獻今正之謀近之謀舊本作擊蔽作敝敗作以皆誤今依清本唐鑑正之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最有功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陳清本作成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惓惓於慎終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茂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命吁咈於一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爲政、仰企前烈、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謂舊本作觀者誤清本正之　企似訛諫錄及冊府元龜所載皆作止

諮諏鑑作堪理宜然

未舊本作本者訛清本正之得　清本作必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爲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累仁義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生長深宮、長音掌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僞、理國安危、所以爲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夫功臣子弟、夫音扶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効、翻行弒逆、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爲右屯衞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立、稱許帝、二年、竇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僭過、卽國家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卽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爲大將、大業九年、起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荷去聲小人、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爲公卿、必若召伯虎而後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爲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僞、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迺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　凡十一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就詩作集此誤

腋史記今作掖

量才授職、量平聲、後同　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之辭　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爲、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小雅小旻之辭　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孔子言管仲之辭　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之當去聲　則無爲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祿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夫音扶　比肩而立、比音鼻　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爲恥累、累良僞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吏部劉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省內外官、今省之語意重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諸州清本作州縣者似誤今通鑑與此同赴選下通鑑有數字復

朱氏補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甚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二十二人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爲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侵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墮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僥幸、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僥幸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蓋亦反其本而已

切疑當作竊要下清本有者字

蓋疑蓋之訛

二年唐鑑作三年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敕尚書省、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貞觀中、以太宗曾爲之、故缺而不置、其次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太事不決者、皆上都省

細碎務皆付左右丞、唐制、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勅御史舉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

惟寵滯大事、合奏聞者、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敬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爲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躐躋其位、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劉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

助訛讀史管見作昧

愚按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百官、此君相之要道也、受詞誠非爲相之體、然大臣慮四方豈惟高虛拱揖以自居哉、畢公周之元老大臣也、克勤小物、弼亮四世、小物非細務乎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二當作三

之相之字舊本倒今清本正之

以清本作與奏議與此同

昔陳平不荅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國計民命所關家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工人之相業在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敕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刺史見前總判府事篇註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眞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當時居多循吏而無酷吏此又二帝之優劣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鼻音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得下清本有傳字說下無於字巖中舊本作嚴字者訛今清本正之今按本註之文不甚史記史記傳字在於字下與下之周當作尚按唐史德彝之死在元年則宜從史傳

說音悅、傅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巖中、立為相、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赧而退、赧奴版切、愧態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事用心、即其人也、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太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大、羣臣之衆、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己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其情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為己之黨、其情也、姦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人主能照姦人之情、則賢者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非惟不應徙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難哉、

常清本作嘗懼作赧

久清本作失似訛讀史管見亦作久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屏而不奏、糊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爲也、以苦所爲、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已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雖清本作識然上有雖字似相誤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後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爲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後同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上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瑪清本作合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二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爲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眞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爲官擇人、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爲去聲不可造次卽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爲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爲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爲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愼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後同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爲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强幹爲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占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

禮舊本誤作亂清本正之卽唐鑑

兼德清本作德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爲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卽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卽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爲將相、並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一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爲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爲臣下、皆以爲民也、故擇其人以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臣舊史馬周傳作官似字或誤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効者、尋書勉勵、增秩賜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於是爲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爲要職、治外者爲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之、則千百賢令、求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己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爲一家、朝廷其堂奥、州縣其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歟、爲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輕外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知體要者歟、爲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可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爲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爲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二丞左右丞也、六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擇官

寔清本作實舊史劉洎傳與此同

堂清本作廷

上應列宿、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稱去聲窃位、與譏、伏見比來比音鼻後同尚書省、詔敕稽停、稽音暮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尚書令及僕射也于時省務繁碎、倍多於今、而左丞戴冑、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應彈並平聲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爲勳親在位、爲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强、先懼詈謗、詈音栺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彈舊史作憚無糾字理或然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便論並平聲當去聲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其代之、言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妄加焉於虔切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九十曰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了上舊唐書本傳及名臣奏議所引皆有事字察語勢此似脫

宮、清本無似是

及耄似倒舊史作耄及蓋用左氏之語既清本作皆本傳與舊本同奏議亦同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右郎中、唐制、副二一丞所轄諸司事、署錄如並得人、自
目、勘稽失、知省内宿直之事
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左本傳作右
尋以洎爲尚書左丞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
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
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宜來者之戒也
其或具之訛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
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
官、爲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
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
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
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
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爲左丞、可謂知人也已、
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爲法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
大亂後必有太平、太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
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
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後同於
事如何、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
難、自知誠亦不易、以豉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遶競之風、長音掌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令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爲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遶競之風、誠爲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相而考、其德行道藝、實興于王、此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舉八元使布五教、內平外成、周召光煥乎之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爲周太保、二公夾輔成王、然則四岳唐虞官名、掌四岳諸侯之事、或一人而總兼之、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爲司徒、皐陶作士、垂爲共工、益掌山澤、伯夷爲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爲九官、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伯益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夫音扶孔翠犀象、大宛之馬、宛平聲、大宛、西域國、漢武時李廣利破其國、獲汗血馬、以西旅之獻、西旅、西夷國、武王時貢獒、犬高八尺曰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聲、言語不通、必重譯而來也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

八當作四

來舊本作求者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誤今依清本正之

展禽守信見呂覽新序者註舉其名而漏其事名當作字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桀臣、比干、紂臣、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國君之二子、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最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捨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音昭現、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材下之以清本作而

所引說苑與今本頗有異同讀之非有妨於文義則此不煩舉蓋說苑三十篇所引諸雜書皆放此

三當作二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閒、去聲隙也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音洛後同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諛、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彼列切）是非無聞、（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禮經一解篇之辭）不可誣以姦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

無當作有
有當作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
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暮月而可
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爲去聲有至公之言、
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
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
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皐陶爲陳九德
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
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
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
在於辯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
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
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
則邪人也、具諸奸讒賊亾國六邪之惡、雖未必
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
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枉翠微宮、枉長安縣、武德八年、
復修方成、授司農卿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
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臣有
厭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大好髭鬚之語、旋
即改授、亦可謂留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
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爲善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矣、太宗之用李緯、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識、耳、太宗聞而遽改、迫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　凡二十章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爲邦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爲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齊國公、並爲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爲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上言、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九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傳檄稱義師、故曰義旗、神通自長安入鄠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邦說本史等作邢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當去聲、後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爲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決、帝以蕭何功盛、先封酇侯、功臣皆曰、何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上、何也、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何之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

發縱之縱與本文之蹤同史記作蹤漢書作縱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爲荊王）並爲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稍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以養己之親於是疎屬王者皆降爲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伊藤弘朝曰通後所降皆郡公鑑亦作郡公支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爲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土而爵號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

后清本作氏奏議所載亦后

后清本作氏朝欲王三字舊本如清本作于

氏之說是爲清本作惟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作處外主者誤之劉一氏今依清本正之益彊賢清本作王奏議與此同

弟荊州都督荊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次子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爲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遷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謚曰康奏論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百年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後歷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世被弒子嬰降漢不及期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之竝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倍商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爲城因河爲津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臣以爲

聞舊唐書李百藥傳作聞文義始通

數也之也清本作矣秦皇之皇清本作王

皇王舊史本傳作黃唐用五等諸侯論之文此似音誤

呼舊史等作澤亦諸侯論之文此似卅書之訛祀或疑圮之訛本傳亦作祀唯秦議所載作圮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籙、締構
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操
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
至必皆亡乃縱所送徒徒中
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
不能去也、推他回切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
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光顯被及于四外也
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日月五星也
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放上聲勳與
勳同重平聲

放勳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爲堯舜之名
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
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
之器尚存、斯寶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
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沒水中
東遷避逼、周平王東遷洛邑以避戎寇
禋祀關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
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累去聲
秦世爲閏餘百六爲周之阨數也漢七曆傳云餘分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蔡爲閏位百六爲漢之
阨數也律歷志曰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

膠船之船舊本作舶者非今清本正之
關如蘊要本傳作如綫文理當然距作短終作鍾形聲相近此或有誤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也

啓誦　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爲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閭子嬰之徒俱

啓千乘　將閭、秦公子、爲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爲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　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

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　五服者甸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侯服侯服外又各五百里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爲九見周禮

幾千里之閒俱爲采地　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詩曰邦畿千里是也采地者

遂呂氏春秋作遽從水之水作鑿

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

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　易大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雖虞夏之時已不可行上古之法也

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　虞書曰象以典刑劉如天之垂象以示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入而典者常也劉漢之姓曹魏之姓言漢魏之時又豈可以帝世之法而爲治也

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劍未見其可　鍥音刻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揚子曰以往聖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　左傳宣公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三十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白馬素車、無

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

道旁、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弑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羿音

軹、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恃

羿音

軹于畎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爲帝、因羿之室、

生子奡、奡殺帝相、夏之貴臣、殺

浞後滅奡、立帝相子、是爲少康、既罹高貴之殃、罹音離、魏

高貴鄉公、名髦、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

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爲昭黨所弑　寧異申

繒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

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繒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

且數世之後、王室寖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

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

戈侵伐、狐貉之役、女子盡髮、莊華切、髮、麻髮合結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

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　斯蓋

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　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

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

王棄國、出奔也、凶族、謂王子頹、王子帶、王

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子朝也、據天邑、謂

三子據國僭位也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

二當作三

天舊史等作大者誤爾卽諸侯論之文

組舊史本傳作離此或訛

堪似訛舊史本道等作甚言封建之災甚於郡縣

泥夏之閒似脫音義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其治之寄、

刺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

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凰麟之瑞

民稱父母、

讀曰甫牡、前漢邵信臣爲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清平、民爲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後有杜母、

政比神明、後漢先守多貪、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產珠、珠徙交趾、人物無資、後有杜母、

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百姓反業、謂爲神明、

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

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

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爲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

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

刑清本作形

或召諸侯而共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平聲、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公與二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夏姬之子也

落據左氏之語舊或等或作樂者似以音誤

衛宣則父子聚麀、伊藤弘朝曰麀下當有射字

終誅壽朔、麀音幽、牝鹿也、聚麀、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謂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美、

伋壽清本作壽

懇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哀之、作二子乘舟之詩、壽朔當作伋壽

乃云爲己、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倣爲己思治及下文爲利圖物卽諸侯論之語

思治豈若是乎爲去聲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後同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揚秉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後漢太守何竝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無妻子之官舍之文魏霸字按後漢書魏霸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無妻子不之官舍之文則清本未可從且何竝前漢人而官後漢已失其次本註未有錯誤如今本作孔奇亦後人

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爲冀州刺史任任不載米居官惟飲水晉鄧攸爲吳郡太守乾飯而已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祇裯而已萊蕪縣長凝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爲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弒君亂常干紀

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雖音綏左傳僖公十九年言二百者舉大數也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雖水名此水受宋公使鄒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沛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鄫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之非禮也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作是詩以刺文姜來會齊襄公也縱使西漢哀平之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子平帝名衎山中孝王之子皆元帝之庶孫東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曾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

之妄以陳書本傳有妻子不之官舍之文也辨清本作辯如作於山中倒爾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爲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萬物而爲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音罹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朱元氏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重平聲橫之術從音蹤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爲狙詐之

乖舊史作革或轉訛

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掌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舜典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曰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

明舊史作時此亦似訛

紀疑絕之訛名臣奏議所載作絕理或然

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譏每憲司讞罪張疑硾之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之而泣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訥舊史本傳既作陋

勿羞帝堯之求諫也猶當作陋虞書曰弘獎名教勸厲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羣臣以宮中暑濕寢饍或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箕簴上音筍下音巨懸鐘鼓之拊也皆以木爲之橫曰箕縱曰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旦喜於重譯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文命矜其即敘文命禹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史記以爲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悉井切疑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惟或啙之訛舊史作脗拊拍也之訛所引史記之語見尚書大傳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旦視朝（音潮）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襍以文詠、閒以玄言（閒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暮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卒音猝）、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

斯舊本作期者訛今從清本舊史同

器舊史作朴此似誤

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彖傳之辭）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賢（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胤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堯之子丹朱、舜之子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

可使世官也之下非有闕語則文意不承按舊唐書馬周傳載此疏無疆之下無可使世之三字有也臣以爲如詔言者陛下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安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之二十五字文理始明而其所謂何用代者此所謂可使世也作可者訛轉耳新唐書作何必使世官亦可以證

理猶柱、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私、舉不失選、擧不隱親、其違也、中正以授職、其舉也、推善以與能、其罰也、思不及親、其賞也、舉疇昔之無禮於己者、其讎也、舉其子弟、其舍也、舉其親戚、恕以治心、公以處物、可謂忠矣、夫何以勸善、政欲留之後、何用代之二十五字文理始明使復其官

而其所謂何用代者此所謂可使世也作可者訛轉耳新唐書作何必使世官亦可以證

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晉士鞅曰、欒黡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黡死、武子所施沒矣、而黡之怨實章、後盈見逐、黡之子也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音現則寧使

割恩於己亾之一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宼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取其方一面、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聲隨器方、嚮其戶邑、必有材行、去聲

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良偽切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

陛下深思其宼、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太宗竝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

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爲、若封建、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右似誤通鑑與此同帶清本作通鑑與此同省清本皆有似訛通鑑與此同福通鑑作刑玉通鑑作姬

擬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云、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右似誤通鑑與此同帶清本作通鑑與此同省清本皆有似訛通鑑與此同福通鑑作刑玉通鑑作姬

藩、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右似誤通鑑與此同帶清本作通鑑與此同省清本皆有似訛通鑑與此同福通鑑作刑玉通鑑作姬

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虞、如嬰疾病、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不願

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貰、致成勦絶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換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强公等以茅土、取詔停世封、刺史、與此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之始末云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侯伯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强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攷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爲郡縣、乃畫壞列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惠其絶、此仁

列傳該綱目所引作裂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國當作爵卽孟子之文讀史管見綱目同

六上管見綱目皆有十字此脫

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誅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爰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聞、王攻至其衰也、五霸雖强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秦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伐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偏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爲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彊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姬氏之兼并、而自爲兼并、莞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

下當作道上文既作道管見綱目亦作道天下之私之私誤管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見綱目皆作利

挺清本作誕

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一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貪強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爲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過不以盛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爲而謂封建之美處爲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爲說此誠爲後世則亦未敢以爲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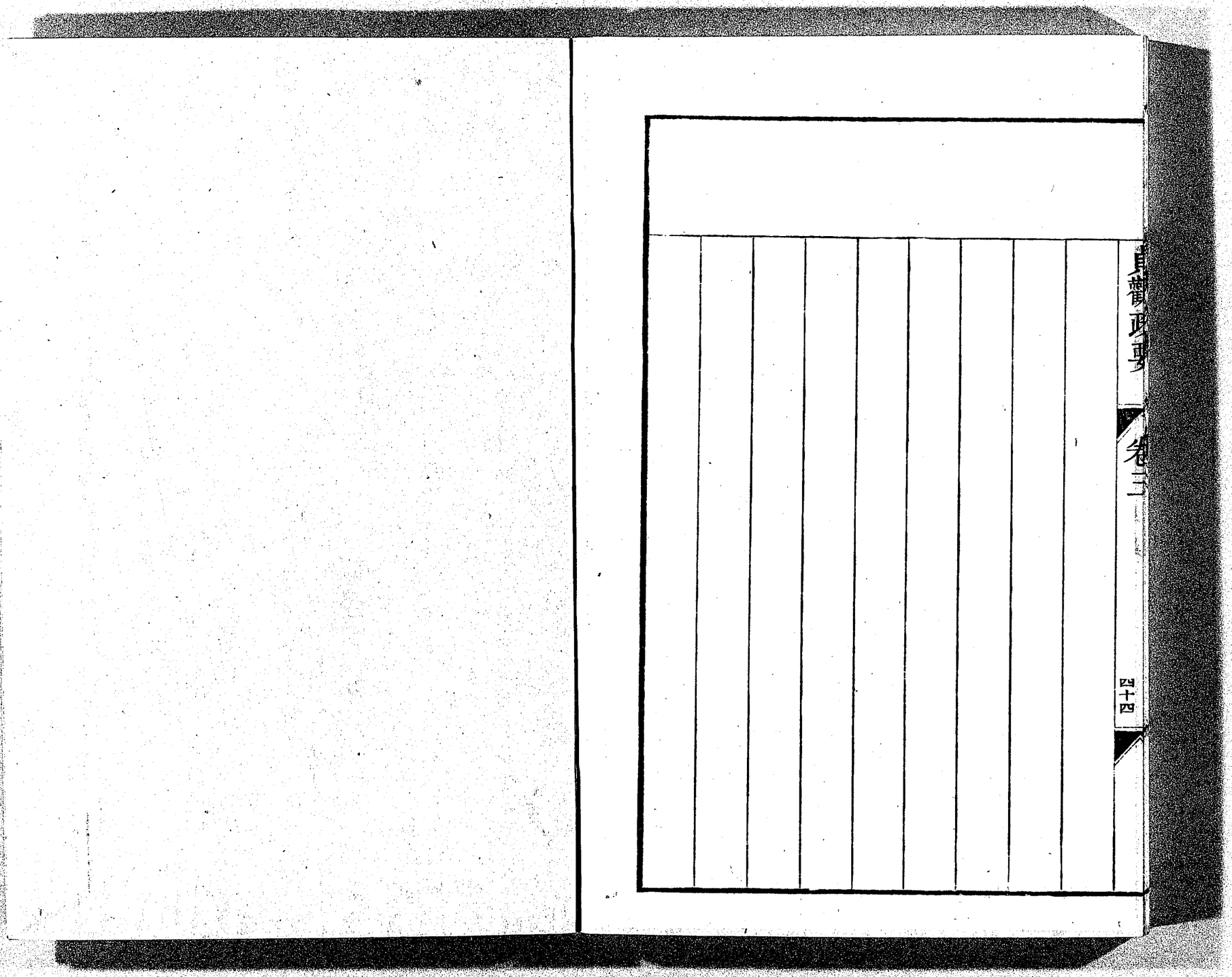
軨輈東京賦等之字

帝、畫墾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疆之、紛紜軨輈、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爲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爲是者、泥於古之名也、盍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按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爲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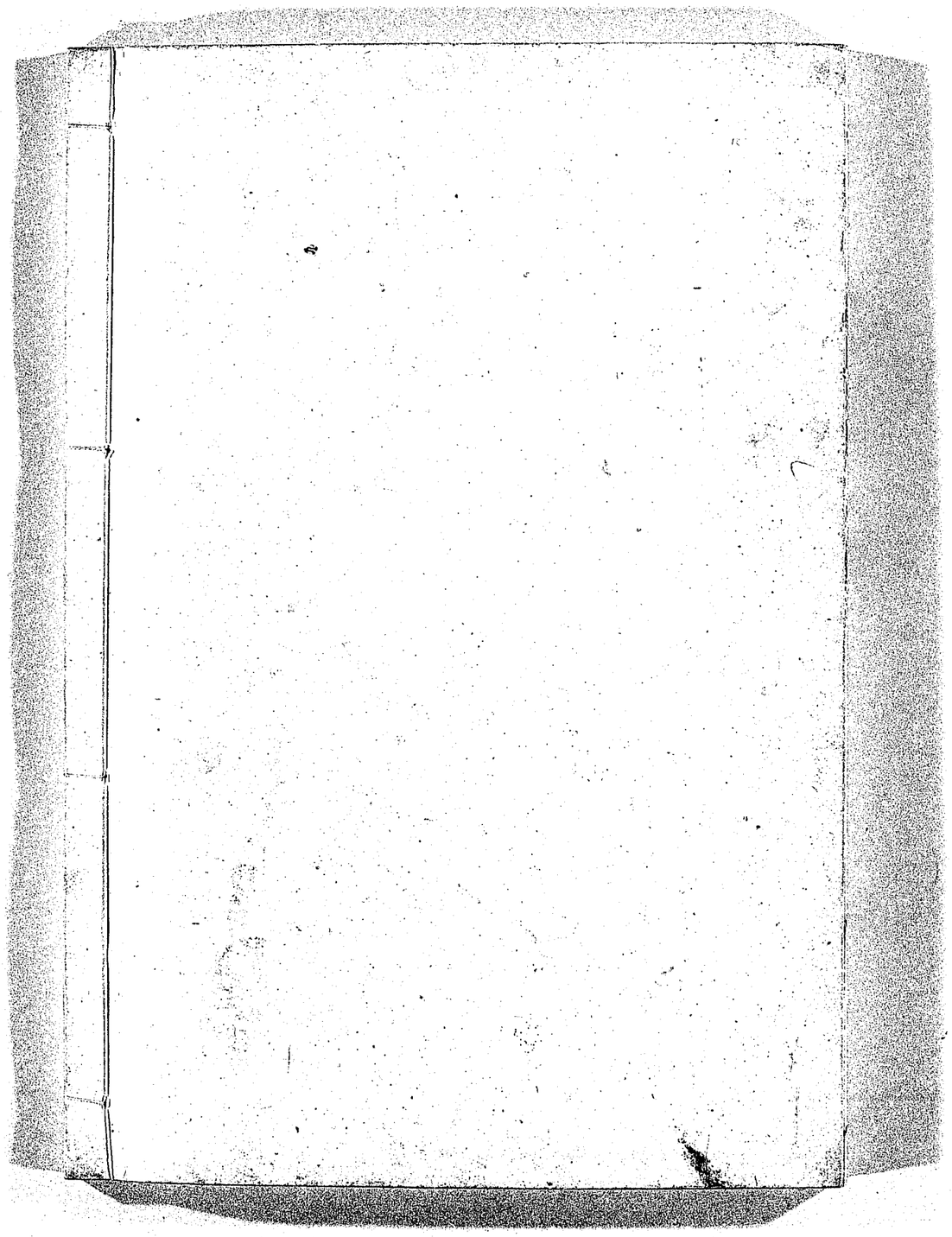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卷第三　終

貞觀政要　卷三　封建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4